

中国书法家全集 ◎ 虞世南

知足常乐，知止常安。
知足者富，知止者安。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浙江余姚人，是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书法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笔势圆融遒劲，外柔而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加上他博学卓识，坦诚忠直，故深得宠幸。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足见其影响力。太宗誓言：

中国书法家全集 ◎ 虞世南

虞世南

中国书法家全集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前　　言

从汉字诞生起，便有了中国书法。人类一开始即按照美的法则创造世界，古老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其特殊的物质条件与笔法结构，留下了后世不可企及的美。后来者对书法美的追求有了“自觉”的性质，在书法中注入了前人没有的艺术因素，但并不总是如通常所说的那种“不断超越”，更不是也不可能全面的超越。

每个时代的书法，相对于前代与后代都各有特色，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汇成历史发展的长河。研究书法的历史不能不研究书法本体的历史，书法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文字及其演变对书法是第一推动力。中国书法以线条构成方块形，结构大体上从繁到简，笔法从相对单一到多变，章法从相对静止增加了运动繁富。无论真书、行草，开初都以实用为目的，然而也无不伴随着艺术，尽管追求的程度和意向有很大区别。书法本体受约于书法的创造者与接受者共同形成的一股合力，受约于书法发展的大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给予的影响力。书法本体是书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本质的力量。

书法家顺应书法本体的力量，是书法历史发展中最具能动力量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那些被尊为划时代大师的人物，他们的意义在于开创新的风气，新的流派，给人以不同寻常的审美观念。他们的杰出成就不仅在于承续了传统的精粹，更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涵盖时代，启示后人的理念。一部书法史，如果没有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等杰出人物，必定黯然失色，无从写起。书法史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书法家的历史。而在秦汉以前的篆隶时代，书法从总体而言还没有成为文人的专业，还有大量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留下作者名姓，他们是书法史上的无名英雄，对推动书法发展起着深层的铺垫作用。忽视书法史上“无名英雄”的作用，也就是没有充分理解书法本体力量，没有充分认识书法的广泛的群众性。

但是留下姓名的杰出人物毕竟伟大。杰出人物顺应历史又开拓历史。艺术失去个性，即无所谓共性。没有杰出人物的创造，便谈不上时代风格的高

扬。任何时候不存在抽象的、不可触摸的“书法”，“书法”通过书法家获得定在。而书法家的定在，又贴附着作品。杰出书法家的众多作品是无不具有个性的。王羲之的《兰亭序》与《丧乱帖》、《姨母帖》，颜真卿的《多宝塔》、《家庙碑》与《祭侄稿》，各因其个性而汇合成书法家不平凡的特殊性。对大书法家的研究要深入到书家多样的风格及其演变的历史，从客观到微观，从纵剖面到横断面。

每件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品，都是艺术家全部文化素养与人格的一种折射。扩而言之，必定是时代性格的某种折射，综观杰出艺术家的一生，这种折射就更显示多棱角、多色调。所以研究一个书法大家、一件杰作，就要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寻找轨迹，确定坐标；看比前代与当代人增加了一些什么，也要看比前人、当代人甚至他本人减少了一些什么，以及对后世产生何种影响力，包括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书法家的形象塑造，是全部社会与历史在发展中形成的，并且还在继续。

由于书法艺术自身的特点，历来评价书法，时常使用过分抽象的、不确定的词语。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同中国语言习惯中的模糊性有着关连，但是也同中国书法的抽象性分不开。再是历来的书法史在谈到某家某派时，偏重师承关系，谈师承是必要的，但有时失于简单化，陷入线性思维的模式。就其现实意义来说，不免束缚创造意识。如何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艺术家及其作品，我们应当做得比古人更好些。我们要把特定书法家的全部活动看做是社会本质与书法本体的一个显现。

当代书法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方面是物质条件改变了书法赖以存在的书写条件，另一方面，书法在有限范围内呈现繁荣，倔强地生存。我们的立场无疑要做书法繁荣的促进派。当代书法在面向时代与开拓未来的困境中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寻求启发。这就必然赋予书法史以当代的性质。它不是任意改造历史，而是由既往的历史总结规律，探求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要感谢《中国书法家全集》的策划者、编著者和出版者，是他们顺应时代要求，启动着一项大有裨益的工程。

沈鹏

而
世
向

世南從五月廿七、辛未一

行左腳更痛遂不朝食

今未好一得時向奉省
不入內裏也日望可

力脫障訪同江水東卷

目录

第一章 五绝书家

-1-

- 在陈朝的青年时光 / 2
- “寂寞”隋代三十年 / 10
- 形图凌烟阁，誉获五绝名 / 26

第二章 书法艺术

-47-

- 书风渊源 / 47
- 虚和自臻佳境 / 54
- 佳作鉴评 / 58

第三章
论艺摘选

- 145 -

论书思想集萃 / 145

各家评论 / 151

附 录

- 161 -

年 表 / 161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 169

主要参考书目 / 171

释 文 / 174

第一章 五绝书家

01
虞世南像

江南大地，山
水旖旎，风物多情，
数千年来其间多出
才俊。他们有的任
才不羁，独成一格；
有的懿直笃信，人
品超群。有的学博
如海，而惜乎才思
不敏；有的天资纵
达，然失于轻佻不
实。而本传主人公——虞世南在一
生中却没有上述江



南文士的偏颇性格。他博学强识，才思敏捷，赤诚匡主，恬于利禄，以至于在他的晚年，唐太宗亲赠以“德行”、“忠直”、“博学”、“文辞”及“书翰”的“五绝”之称，^①诚可谓江南文士中旷古奇有的人物。下面让我们翻开历史的长卷，重温“五绝”书家虞世南的漫漫一生。

^①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570页。又唐刘餗《隋唐嘉话中》作：“太宗称虞监，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12月版，16页。张怀瓘《书断》云：“太宗诏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有一于此，足为名臣，而世南兼之。’”收录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9，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93页。

在陈朝的青年时光

虞氏子孙，据说都是舜帝的后代，以后子孙繁衍，虞氏一族便分成了“会稽余姚虞氏”（今浙江余姚）和“济阳虞氏”（今河南兰考）两大支脉。会稽余姚虞氏的祖先相传是秦代虞香的十四代孙虞意，从他那辈起，虞氏的一大分支由东郡（今河南濮阳）长途跋涉迁往会稽余姚。^①自此以后，会稽虞氏名士辈出。汉末三国有虞翻，所著《易注》被孔融誉为“东南之美”^②，南朝齐梁之际更有虞玩之、虞炎、虞羲及虞世南的父辈虞荔、虞寄等文士，他们俱有文名见于《南史》，数百年以来，会稽虞氏以“盛有才藻”^③之誉名扬上层士族。

公元558年，是年为陈武帝永定二年，“五绝书家”虞世南在建康（今南京）呱呱落地。他在虞氏大家族中排行第七，^④生父虞荔，生母孔氏^⑤，叔父虞寄，另有一兄名世基。

十年前（公元548年，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乱起，袭陷建康，世南的父亲虞荔和叔父虞寄逃归乡里会稽。面对侯景之乱引起的梁末纷乱政局，兄弟二人本欲栖息乡里，守志自保，岂料安宁难得，乡里又起刀兵。不久（公元554年，梁元帝承圣三年），陈武帝和陈文帝战败会稽守将张彪。^⑥张彪兵败逃窜之际，强行挟虞寄随行，虞荔侥幸得免。在其后的七年里，虞荔又先后被张彪部将郑玮和闵中镇将陈宝应劫持和滞留，流离羁縻，其苦不堪。^⑦陈朝二

① (唐)林宝《元和姓纂》卷2“十虞”一条，中华书局1994年版，228~229页。

② 《三国志·虞翻传》，收于岳麓书社1989年版《二十五史精华》一，561页。

③ 《南史》卷59《虞羲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463页。

④ 《太平广记》卷208引《书断》：“(王绍宗)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明朝必不觉已进。陆后于密访知之，嗟赏不少，将余比虞七，以虞亦可临写故也。”今本张彦远《法书要录》所收《书断》与之相异。

⑤ 《旧唐书》卷190上《文苑上》云：“孔绍安，越州山阴人……外兄虞世南叹异之。”外兄，姑之子，由此可知世南生母为孔氏。

⑥ 《南史》卷64《张彪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566~1567页。

⑦ 《南史》卷69《虞荔附弟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681页。

帝占据了会稽后，久慕虞荔文名，“并书招之，（虞荔）迫切不得已”，于是带领家眷，“应命至都（建康）”。世南出生之际，虞荔闲居建康已有三、四年了。

公元559年（陈武帝永定三年），武帝驾崩。文帝即位后，虞荔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的官职，“侍太子读”，不久又“领大著作”及东扬、扬州二州大中正之职。虞荔的人品素来尊贵，时有“清白”之誉。他常以“淡泊怡静”为处世金针，对儒家的孝悌之礼更是笃守不遗。当初虞荔之母去世时，正逢侯景之乱，因此丧事从简，“情礼不申”。对此虞荔深感歉疚，以致于“终身素食布衣，不听音乐。”仕陈之后，“虽任遇隆重，而居止俭素，淡然无营。”由此，文帝对虞荔愈加器重，常将其引在左右，朝夕顾访，君臣情感日益笃厚。^①

只可惜高士并无天寿，在入陈后四年，即公元561年（陈文帝天嘉二年），虞荔便撒手人寰了。这一年，虞世南年仅4岁。虽然年幼，但早慧的世南似乎已然秉承了父亲重孝笃礼的品德，面对父亲的去世，其“哀毁殆不自丧”^②。陈文帝是位有情义的君主，每念故臣，心系遗孤，在其后的几年里，他经常派遣中使至家照顾年幼的世基、世南兄弟。三年服除，世南心中遥念羁縻闺中的叔父虞寄，仍然衣布食素，不得其安。直至公元564年（陈文帝天嘉五年），陈宝应为陈都督章昭达所破，虞寄得返建康^③，世南这才“释布啖肉”，其孝如此。

在虞荔过世至虞寄归国的一段岁月里，虞世南一方面在心中独受着失怙的酸楚，另一方面由于君主和故考旧友的悉心照顾与培育，又使其生活安定，并在才艺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据史书记载，世南“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

① 《南史》卷69《虞荔附弟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679~1680页。

②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565页。

③ 据《新唐书》称“至太建末，宝应破，寄还，方令世南释布食肉。”此记载不确。据《南史》卷69《虞荔附弟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685页）和《南史》卷66《章昭达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619页），陈宝应被破，虞寄还建康，应在公元564年，即陈文帝天嘉五年。

不倦，或累旬不盥栉。”^①顾氏是南朝晚期的博学大家，他以兼通经史、诗文、丹青及杂艺而知名于当时。在史书中我们没有发现他与虞荔兄弟的交游记载，但据《南史》顾野王本传称，侯景之乱时，顾氏曾“召募乡党，随义军援都”，后兵败而“逃归会稽”，其时间大致在公元

558年前后。此时虞荔兄弟也在会稽，二虞与顾氏都是当时的才艺名士，在这段时间里三人应有交往的机会，^②或以此成为契友。虞荔卒后，世基、世南兄弟曾从顾野王为师，^③但因世南继父虞寄辞官获准，在陈文帝天嘉五年（564年）7岁的世南随父回故里会稽。由其父亲自施教。直到太康七年十二月（575年），虞寄受陈宣帝征召，拜建安王咨议。18岁的世南又随父回建康，有机会再受教于顾野王。直到顾去世，世南受业于顾大约有四年（19~22岁）时间。我们查阅顾野王一生的撰著，大致有《玉篇》30卷、《舆地志》30卷、《符瑞图》10卷、《顾氏谱传》10卷、《分野枢要》1卷、《续洞冥记》1卷、《玄象表》1卷、《通史要略》100卷（未就）、《国史纪传》200卷（未就）。^④这些撰著涉及内容极广，



02
虞世南像

^①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565页。

^② 《南史》卷69《顾野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688页。

^③ 据史书记载，顾野王卒于公元581年，即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如以此向前推十余年，则大致在虞世南七、八岁时，始拜顾野王为师。这个年龄从师学艺也是符合古制的，据《论衡·自纪篇》云，王充“八岁出于书馆”（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4《艺林四》，中华书局1999年6月版，179页）。

^④ 《南史》卷69《顾野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688页。

包括经学、小学、史学、地理、志怪小说等目类，确可谓综括百家，尤以经史见长。我们再检看虞世南毕生的撰著。据《旧唐书》记载，虞世南一生诗文曾汇聚成集，共30卷（此书已佚）。此外更为后人熟知的是几部大型类书^①，如大业年间虞世南在秘书省后堂摘抄“群书中可为文用者”^②而成书的《北堂书钞》，与虞绰、庾自直等文学学士合编而成的《长洲玉镜》^③等，与魏征、褚亮、萧德言等人于贞观五年编纂而成的《群书治要》。《长洲玉镜》与《群书治要》二书都是臣子奉诏而为，因此更多地反映出帝王的喜好与偏向，^④而我们从虞世南独立编纂而成的《北堂书钞》中则可以更多地看出其治学的偏好与方向。《北堂书钞》的目类所涉及面颇广，尤以经史掌故见长，通过其中众多的单条诠释，我们更能窥出世南在经史文艺领域，学而兼通的功夫。例如卷第94“冢墓”一条，有的援引自儒家礼仪成法，有的出自史书记载，还有的则源于文士歌辞，而有的甚至采录了《志怪集》这一类小说的内容，^⑤由此我们不得不服膺虞世南学问的渊博。因此在治学上，虞世南除家学渊源、自身努力外，亦受顾野王相当大的影响。

虞寄归国之后，因膝下无子，世南遂出继为其后嗣（世南弱冠，取字“伯施”^⑥）。初，虞寄为衡阳王掌书记，后又除国子博士。然而八年在豪强之所的羁縻生活给老人的身心留下了累累沉疴，以至于过后不久，虞寄便“表求解职归乡里，文帝优旨报答，许其东还。”^⑦因为世南已过继于叔父，虞寄东归乡

① 据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类书与诗》，虞世南的类书编著还有《兔园册子》。

② (唐)刘餗《隋唐嘉话中》，中华书局点校本 1997年12月版，16页。

③ (宋)郑樵撰《通志》也作“《长洲玉鉴》”，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点校本，17页。

④ 《隋书》卷76《虞绰传》云：“大业初……(虞绰)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中华书局点校本，1739页)又《唐会要》卷36《修撰》云：“太宗欲览前王得失，爰自六经，迄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诸王各赐一本。”(中华书局点校本，651页)

⑤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第94《冢墓四十二》，中华书局影印本，358~361页。

⑥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565页。

⑦ 《南史》卷69《虞荔附弟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685页。

里，世南也相随而行。这是他出生后首次归省故里，世南的学艺生涯又由此步入了一个新天地。虞世南跟随继父在会稽乡里栖居了十余年，^①对于世南这段岁月的行藏举止，后人已无从考证，但朱关田先生认为《旧唐书》所记：“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②一事应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公元578年（陈宣帝太建七年），虞寄再受陈宣帝征召，拜建安王咨议一职。建安王言辞恳切，求贤若渴，虞寄无奈携18岁的世南赶赴建康任职。不料四年之后，虞寄由于年老体衰，便与世长辞了。按照礼俗之规，虞世南再次回到会稽乡里，服阙三年。

公元58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纪年。本年二月四日，北周相国隋王杨坚即皇帝位，国号隋，改元开皇。杨坚登基初始，便有囊括江左之意。尚处在温柔乡里的陈朝君臣，根本意料不到数年之后，亡国之灾将至。^③这一年，虞世南在会稽故里服阙已满，回归国都建康，步入了他人生的仕途生涯。他最初释褐被召入建王府，继其兄世基任王府法曹参军。^④其后未逾两年，又被迁为五品西阳王友^⑤。

^① 据朱关田先生考释，“《陈书》卷19《虞荔传》：‘顷之，又表求解职归乡里，文帝优旨报答，许其东还。仍除东扬州别驾，寄又以疾辞。高宗即位，征授扬州治中及尚书左丞，并不就。乃除东中郎建安王咨议，加戎昭将军，又辞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于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议，就以决之，但朔望笺修而已。’高宗即宣帝陈顼，即位于太建元年正月甲午，建安王即其第五子叔卿，太建四年立为建安王，授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七年，为云麾将军、郢州刺史，置佐吏，见《陈书》卷28《高宗二十九王》。虞寄自天嘉五年岁末退隐乡里至太建七年入都为建安王佐吏，居会稽业经十余年。”（朱关田著《唐代书法家年谱》卷1，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9页）

^②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关于虞世南从智永学书一事，亦见于唐刘鍊《隋唐嘉话中》，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12月版，26页。

^③ 《隋书》卷1《高祖纪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6页。

^④ 《旧唐书》与《新唐书》均以为虞世南服阙后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一事都在虞荔卒后，此不确。据前注可知，建安王立在太建四年，置佐吏在太建七年，故其服阙，当为继父虞寄。

^⑤ 《旧唐书》云：“至德初，除西阳王友。”又《陈书》卷6《后主纪》称：“（至德元年）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穆为西阳王。”朱关田先生以为“本年十月丙寅朔，无丁酉。丁酉在十一月。世南除西阳王友，当出同时（即公元583年，陈后主至德元年十一月后）。”（朱关田著《唐代书法家年谱》卷1，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3页）

虞世南成年后,对他的文艺创作及文艺观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另一个父辈人物是徐陵。据《旧唐书》记载,虞世南“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①徐陵是南朝后期的“一代文宗”,其博学能文,陈初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等“大手笔”皆系徐氏所草。史书中没有明确史料记述虞荔兄弟与徐陵的交往,但我们发现公元561年虞荔去世之前曾领“大著作”之职,此后未逾两年,即公元562年(陈文帝天嘉四年),徐陵便继任了“大著作”,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想,在陈初虞荔与徐陵在文事上应有交往。

徐陵毕生的文艺思想——即“己意”——主要体现在由其撰写的《玉台新咏序》中,这篇序文体现了作为宫体诗人的徐陵孜孜以求的一种审美情趣,即对女子体态、服饰、行止等方面细致描绘的浓厚兴趣。这一文艺思潮的出现应与南朝后期的时代风气密不可分^②。对此“时风”,自幼生活于上层士族社会的虞世南自然难以隔阂,“祖述徐陵”也是时代使然。事实上,我们从虞世南现存于《全唐诗》中的32首诗中可以发现不少类似徐陵“己意”风格的作品,如《怨歌行》、《中妇织流苏》、《奉和》、《应制》、《赋得》等。这些作品形象刻画细腻,情感哀婉动人,足以接武徐氏。

青年时代的虞世南在个人气质上,似乎更多地秉承了其父虞荔儒道合一的风仪。据史书记载,世南“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③。讲究儒道合修也是余姚虞氏的门风,我们翻阅史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虞翻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④虞荔年少之时,便颇有“志操”,且精通五经,笃守礼仪。史书记载,有一次虞荔造访征士何胤,碰巧衡阳王也在何家,“胤言于王,王欲见荔。荔辞曰:‘未有板刺,无容拜谒。’”由此足见虞荔品行高尚。虞荔虽重儒学,但他并不像有些儒士那样急于仕进,工

^①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2565页。

^② 参见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二《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306页。

^③ 同①。

^④ 同①。

于利禄，相反在一些事情的处置上他表现出另一种淡然的情怀。例如，梁武帝时，虞荔曾任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舍人一职，这个职务品位虽然不高，但权力不小^①。当时“左右之任，多参权轴，内外机务，互有带掌”，只有虞荔“淡然静退”，不预功利。入陈之后，虽然陈文帝深加器重，但虞荔依旧保持恬淡沈密的性情，“少有言论，凡所献替，莫有见其际者。”^②这种处事澹泊的性格显然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正如《老子》中所说的：“不自是，故章。不自见，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③虞荔用这种“全身避害”的处世方法在梁陈二朝赢得了社会的嘉许，帝王的器重。

虞世南在性格上很像他的父亲。他为人质朴，恪守礼法。为学勤勉，耽于学业，甚至为此“累旬不盥栉”。对于儒家孝悌忠恕的根本之道，虞世南更是笃守不移，深植本心。这一自幼形成的品性，至青年，甚至到了中年、暮年，都未加迁移，而是善加保守，固之弥笃。更为可贵的是，世南和父亲虞荔一样都有一个虚淡的情怀。他对生活物欲没有过多的奢求，因为他非常明白“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④的至理，理解老子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⑤的全身之方。正因为如此，虞世南赢得了比“求甚”、“求奢”、“求泰”的兄长虞世基更佳的社会声誉，也在乱世中得以全身。据史书记载，虞世基入隋后，由于他“言多合意，是以特见（隋炀帝）亲爱，朝臣无与为比”。对此世基不加检点收敛，“其继室孙氏，性骄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饰器服，无复素士之风。孙复携其前夫子夏侯俨入世基舍，而顽鄙无赖，为其聚敛。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其弟世南，素国士，而清贫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为论

^①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99年版，216~217页。

^② 此段虞荔事迹俱参见《南史》卷69《虞荔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679~1680页。

^③ 《老子》第23章，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36页。

^④ 同③。

^⑤ 《老子》第44章，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68页。